



西原先生遺詩序

薛先生稟上人之資體先天之學蓋自考功郎中
請告閉戶著書垂十九載而亾然其道極底于玄
故其書多微言精義時人莫能測也先生亦罕由
示人故旣歿而其書罕傳今所傳者裁多老子集
解約言及考功集而已予往在大梁使人弔先生
于墓求書其家不得得遺詩若干于朱灌甫所至
泐多暇刻存往懿謂之拾遺然雖屬短篇顧其稱

予往歲丙申

功於譙城

見予卽莫予逆也留飲闌夕賦詩見志後數往來

竝喪爾我旣予別先生去而先生亦與世別矣先

生精契道本神領聖宗當朗曜天庭燭世迷暗然

河清難俟嗟乎獨其書存耳茲卷不與焉卷中有

賦洮溪硯一篇乃先生攬物懷予夫先生懷予予

可得予今懷先生其可得耶展卷揮涕言不成章

一覽西原作闌干涕莫從紛茲懷化霍憶昔見猶

龍耿耿對秋竹青青倚春松玉壺斟水月瑤席整

絲桐聽嘯蘓門上窺玄草閣中著書躡二老解綬

辭三公道卽先天地名誰究始終希知占子貴直

指發予蒙義諦昭如日言詮穆似風洪河方飲鼠

岐路忽飛蓬遠弔斯文喪深悲吾道窮流沙歸李

叟梁木萎尼翁生歿原相托幽明遽不同譙墳宿

草長苦縣暮雲叢縣劒情何極投芻理亦空惟將

河九淵通鳥虜觀于

有其庶知先生

而有感於遺文也

嘉靖甲辰秋九月望日河汾孔天胤撰

西原先生遺書序

始余家食時嘗聞西原薛先生博綜典籍綴績藝文聿追古昔爲詞林宗匠及游京邑先生先已罷歸求得西原集讀之竝蚤年之作也古雅典則冲澹簡遠駸駸入漢魏矣然但知先生爲詩人耳後

余以御史謫判亳州先生之鄉也於時先生賁跡丘園潛心性命精詣邃養迥超物外在亳凡一年餘率間日一會會率竟日乃罷相與討論藝業諮叩道蘊評騭古今商求政事而先生才性高邁識鑒洞朗言未嘗不竭兩端亦未嘗不令人遽然覺惕然省也而行履之純充養之粹取予之介出處之正有確不可拔者豈但爲詩人已邪余聞先生往與故相以文字交厚及故相入爲輔弼勢張甚

九
獨數
訪問先生竟弗答也
刻西原集乃併
平日所作贈貽詩刪焉嗚乎
又士往往挈其所長結好當路或劾方爲員抵隙求通不遂則項
頊然不自得者何限而先生顧漠然視之若將浼
已者此其意豈惟今人難之雖古之以文學名世
如子雲投閣之辱子厚叔文之黨而委身蔡京中
立亦不免焉觀此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余爲蘇
州時嘗托衡山文子詮擇先生詩文爲考功集四

卷行於世余猶收藏遺書一卷至維揚因出與友
人艾陵沈子商之艾陵以爲不可無傳也因屬較
正且付之梓使世之求知先生者不可以淺淺窺
也

嘉靖癸亥歲季冬望日南充王廷題

讀薛西原先生遺書

昔予初省事卽聞毫有薛西原先生所學過高不
敢問雖得所著書亦莫敢讀二三年來予畧有所

惟入適又督府南岷王公示以先生論學書若干
篇乃敢讀而嘆曰先生之學誠高矣顧自後世觀
之見其高而實未嘗過也夫學以盡心之體也心
之本體一無所有也故不容一有著也盡乎心之
體也由乎心之所本無而已矣此外無容喙也一
容喙焉卽爲有着而本體不行矣善乎先生之言
曰大道原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始創始
不知年太樸如何制作真宰也應縮手誰敢更離

鑄所以言斯體斯學備矣夫人所同有也夫人所
能爲也而或以爲過焉未之知也自有二氏以來
世未敢有明日張膽謂與吾孔氏爲一者亦未有
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敢言之矣
通一之矣生死通一他皆不足以動之矣非其學
真有所得而過人能如是乎不謂之高不可也然
乃所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而非過也但其所舉
三氏於斯體也佛誠詳言之矣老亦累言之矣非

不詳也吾孔子嘗明言之然不欲多以易人故罕
言也孔子之言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其
言之也復何加乎夫所謂不動者不動於欲也不
動斯寂然矣寂然斯一無所有矣其亦易之一致
也其亦論語之一也一則所本無由此而行所以
貫之也是故言斯體者莫有切於孔子其與佛老
之言同條同貫尤爲簡易烏得以置詳與罕於其
間乎由是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

之說則予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
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大不得已率藉其近
似以爲形容實不容有所着也孔子寂然不動良
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雖亦
孔子之意矣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
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無得而議也
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得謂之無着乎豈可謂
之心體乎豈先生有所先入而謂未發中真有中

乎中庸之指尚當融會乃先生則謂有未發謂有發矣宜其謂有靜謂有動而畧於心之本體不可以靜言也蓋自上古聖人以及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而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卽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不若全舍去之之爲愈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以爲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太抵是就事物上說斯亦庶矣予則以爲良知

者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乎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爲事物而非體乎故謂未發爲心體可矣但曰未發則與已發爲相對殆二之也必曰由未發而發焉動靜亦然然後爲無弊也蓋子思之作中庸後儒之言動靜皆得於心矣但下語之時未盡通融終不若孔子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立言湊泊極爲完備周旋不至令後人誤以爲二

也先生之學不由師傳徑超直上有如神授故於未發動靜之說得之自我信之不疑縱橫荅問一出乎此予則窺見其胸中猶若有習於舊聞未全洗滌介於初年之見未特出乎學庸其所咏大道無我前後未盡協一孔子之寂然不動但以易觀未視之爲心體而於此乎安身立命也予生也不甚後於先生而學也視先生爲後覺先生逝矣安得潛通於死生之外求一印可先生將無有取於

予言乎心體之感不能無無窮之思若先生之操履峻潔一與其所言相符而歿生大事已自得乎寂然不動之實蓋足以徵所學之究竟猶若不足以盡之也

嘉靖癸亥蜡月甲子江都沈珠敬書

西原薛先生遺書後序

南岷老先生王公以少司徒督撫江淮坐鎮東南重地揚別涇渭導利屏弊中外咸服其不徇俗以

尚同不立異以爲高歲餘以西原薛先生遺書下
之江都梓以傳焉訥竊見其中議論折衷於異同
之間殆非舊習所聞然則公固有所契也夫刻旣
成公不棄訥之俗賤命敘於末簡以紀歲月訥聞
天下之理惟求其是君子之見不必其同衆所是
者果是乎從而是之可也若未必是則雖違衆而
非之不爲亢衆所非者果非乎從而非之可也若
未必非則雖違衆而是之不爲隨天理之在人心

聖人之所知亦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何可誣也
故鄉原舉世所謂有德也孔子則以爲德之賊楊
墨舉世所謂仁義也孟子則以爲賊道大聖大賢
之爲世道計固有不得已也故少正卯魯以爲聞
人而孔子則斥之夫固察於衆好之中也匡章齊
人皆稱不孝而孟子則憐之夫亦見其求全之毀
也蓋是者非者可言也夫人而能辨之也似是而
非似非而是者不可言也非聖賢不能知也西原

先生之所以異同於三氏之道者其聖賢之心法也夫其不惑於是非之似也夫不然經傳之指童子且習其說而勦同以附和之矣遂以童子爲不異於聖人而賢於大人長者之說也可乎若夫書中異同之奧是非之辨則固有知其是者矣予不敢黨之同也而况於其所謂非者乎訥無似卽舉世同以爲是以爲非者實不能灼見其所以是以非之實夫於先生之書又何敢置喙云敬記其

歲月以覆教命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靈辰直隸楊州府江都縣知縣後學孝義趙訥頓首謹敘

西原遺集

詩

四言二首

五言古詩

雜詩十首

效康節六首

效寒山子三首

五言絕一首

六言一首

七言律詩

次韻寄頤東橋六首

曉起齋中作

逃暑

自嘆

楚客

一病彌月悵然有作

答學者二首

古今

俗學

識道

耳目

七言絕句

無我

敲音

絕句十首

與客論仙因作二首

答人問一

三月晦日作二首

喜雨

大雨

愚齋詩

春雪

夏日

宿州道中

壽懷古栢

夜宿外兄楊希哲樓

上

夏日作

飲石萬戶家

苦暑

日落

王平厓自京中回有

書來約相見儀封其時值道路多戒不
得往數日已西行赴陝作此寄上

新月再作一首

夜飲即席賦

中秋夜懷平厓先生

聞官軍平賊

秋日

月下

讀書有感

小試回過宋家浦

憶許文瑞口號

馬上見山

賀州守詞 有引

書

與高蘓門

與友人

又書

再答崔子鍾

再答王浚川二氏

答友人

又書

答文衡山

與友人

寄王浚川

與劉林正

寄王浚川

答馬宗孔

奉王浚川

答友人

又書

與筆峰

又書

又書

奉李石壘

與素伯昭

與王肅菴

與李川甫

與高子業

與唐都憲

與劉紹功

答劉林正

答素伯昭

與王浚川

與素伯昭

又書

與王浚川

與劉函山

答友人

與崔後渠

與劉林正

寄張崇象

與素伯昭

與高蘓門

與王浚川

與張元傑

與崔後渠

與王浚川

與友人

與谷仰之

與友人

谷友人

與張東岡

與王浚川

再谷浚川

谷王含真

奉王浚川

與周約菴

與林退齋

與顧雍里

谷茅侯山

復王浚川

谷高瓦屋年兄

復林退齋

谷願東橋

奉崔橫汪

附

墓誌銘

家乘遺事略

西原遺集

毫郡薛 蕙君采甫著

雍丘丁啓睿聖林甫閱

孫諱鳳翔公儀甫校

四言二首

六合為廬萬象為竟不見其形願察其影

意外非意言外非言意言之外別有乾坤

五言古詩

雜詩十首

黃帝亡其智大智將焉如仲尼欲無言至言亦區
區世儒恃文字此意無乃踈安得忘言人同游天
地初

世人昧天性靡不出其宗悠悠多異端私意安可
同至言距不信俗耳難為聰智哉閉關人尚口徒
自窮

聖人道久絕末學競馳騫雖有高明資多為文藝

誤屬辭儼揚馬賢否非是故不朽必自得立言奚
足慕

衆人皆有為汲汲寧自閑吾亦有所求羣聖之微
言人欲天必從吾志期不謖願得日月光兼照天
地間

予常聞至貴黃帝所聽瑩惜哉知我希欲言莫予
應著書俟後世終恐俗言勝不見古時人是非今
未定

古之湛冥人定心無外慕邈而得所欲寧復歎不
遇奈何貧賤士亦為失志賦諒哉處困難龍德貴
貞固

嘗觀昔人書其言多慘塞當時胡為爾詎必寒饑
逼君子憂道外何者入胷臆苟無得喪心天地一
樂國

自古多名士失之懷宴安當時頗自喜事往不足
觀達人貴養志山澤可盤桓貧賤差易居功名良

獨難

遭時有餘樂失勢悲不遂自非有道者窮達皆為
累迺知仕宦途託足苦不易驅車務先進孰謂斯
人智

吾觀天人道吉凶有常理感應非兩端始終故相
似前途可逆睹居然在所履寧俟稅駕日然後知
臧否

效康節六首

丘垤比泰山區區若兒曹崑崙在西北五岳難為
豪上天覆崑崙焉知自崇高人能知此理萬物一
鴻毛

衆人所憂樂欲得與未得君子所憂樂欲克與未
克欲忘心乃欲欲在能消德知此之謂明昧此之
謂惑

心術人人殊同歸名與利遂令赤子心聖為機械
地二者苟不營人心本無事舉世共若此太平良

易易

利欲溺九州其蓄甚洪水溺水徒殺身利欲令心
死塞源廼上策隄防卒難恃傷哉術愈下揚波助
瀾耳

人皆欲聲利偽薄廼萌生苟能遺二物將由直道
行聖人樹名教本以勝人情人情如不勝名教竟
何成

吾憶上古世乾坤猶晏然士焉知富貴農略仰漁

大寧齋
遺集
四
佃機事興三季澆風及萬年人方咎天運天運本
無偏

效寒山子三首

空腹亦何害高心特不宜借明於古人無目不自
知豈有兒女子神聖見瑕疵老子故有言聖人皆
狹之

身如大塊塵心如瀛海漚藐然在宇宙不朽亦有
由立善未足恃為惡欲何求寄言惡少年盍與身

心謀

自起無明障誰知偽與真往來空裡談出沒夢中
身後念異前念今人非昔人唯餘樂大子不脫生
死津

五言一首

聖人處世間可欲無一得惟餘方寸地化作無塵

國

六言一首

大寧齋 遺集 五
無愁安用求樂不辱便可遺榮人情往往難足世
事紛紛易生

七言律

次韻寄願東橋六首

退休曾不待功成高士由來寘官情文藻機雲仍

接武山林禽尚有同盟

謂魯南英玉

江頭酒債多逋券

海內詩筒徧寄聲晚節談禪聊爾爾祇愁儒墨伎
相爭

厭著朝冠愛角巾狂夫天性合長貧胷中不入紛

華物方外聊為自在人看月江樓常達曙探梅山

寺每先春明年擬訪青溪宅併約羊何逐後塵

謂子

雲同年

滿溪新漲映柴門一徑青苔向竹園春興賸增詩

累帙老懷惟仗酒盈樽放歌滄海聊長往傲睨浮

雲不久存近悔玄文真尚白枝條刊落養靈根

出處無如來路難歸來一笑欲忘貧傾江上顛

鷓杓怕著臺端解薦冠坐客清談堪愈疾抱孫嬉
戲亦成歡卜居竊恨從公晚想見山中桂樹團
布衣學種故侯瓜猶有餘情管物華花豔長干閑
信馬柳陰白下巧藏鴉洞房寶帳三千所曲巷青
樓十萬家風景謝公都占卻徧携歌舞醉烟霞
窮子玲璵失繫珠發心端賴竺乾書義皇畫後非
純粹莊叟篇中只緒餘未造大方窺海若謾持小
說詫虞初年來常恐微言絕偶得諸公一起予

曉起齋中作

擁褐匡床萬慮清捲簾旭日半窓明青蘿搖曳松
風起綠籜離披竹雨晴悔向塵埃淹薄宦擬藏丘
壑盡餘生昔人避世應忘世何事胷中意未平

逃暑

逃暑城南獨閉關日携枕簟白雲間深林只訝含
霜雪激水時聞響珮環自有篇章堪遣興更憑綠
竹一開顏寄聲遥謝朱門客愧爾爭忙讓我閑

自嘆

自嘆平生數寂奇行藏著處不逢時入朝議禮遭
官謗還舍求田值歲饑高士每為當世賤空言猶
俟後賢知細推物理真應爾莫效騷人浪作悲

楚客

楚客悲秋思不禁小園扶杖獨行吟斜陽郭外閉
門早落葉林間投屨深形影相依吾與汝身名共
盡古猶今年來儘解無心法自怪營營太有心

一病彌月悵然有作

閉目羞明耳怯風藜床抱膝卧悲翁長年女偶曾
聞道多病維摩慣解空陽燄電光隨物化鼠肝蟲
臂任天公祇堪靜默扶衰劣又費狂言說夢中

答學者二首

儒墨相非古已然末流外裂又千年世無先覺誰
明道學本無心浪謂禪肯信狂馳非上策始知靜
坐是真傳請君撥置閑同異看取天機未發前

莫書義理是同然往往迷途了百年欲得心通如
破竹也須功到似參禪吟風弄月無難事入聖超
凡有別傳謬守先儒文字學規模轉見不如前

古今

古今標榜務名高穿鑿紛紛劇蝟毛已矣空心徒
自誤等之私意思誰豪智如可恃人逾巧道若有
為天亦勞試向靜中觀氣象始知文字一秋毫

俗學

紛紛俗學誤相師萬轍千岐總坐馳未解存心猶
冥欲可能體道得無思天機勞攘有何意習氣因
循自不知此病儘宜多著靜蒲團坐破莫狐疑

識道

識道先須識此身謾憑文字較疎親六經尚秘無
言訣千載稀逢具眼人切近根源猶有誤支離聞
見轉非真蓬萊咫尺何由濟安得仙翁一問津

耳目

耳目聰明用不窮聖愚本體故應同放心自逐多
岐誤絕利誰收拾倍功道勝居然無物累私亡那
不與天通吾人要識人為貴可使平生只夢中

七言絕句

無我

動因感應宜無我靜後虛空忌有心自古仙人歌
此曲千年劉有一知音

戲音

微言世遠會銷沉何況紛紛等戲音知者不須齊
物論了無增減古還今

絕句十首

喚回四十二年夢始悟從前盡夢中幾向夢中虛
死去九原仍不辨西東

本來宇宙即吾身學到虛明見始親祇恐靈臺留
芥蒂太虛從此化微塵

動處源源來不竭靜中寂寂了無餘未知萬里歸

歲地肯信人心即太虛

理即吾心心即神一真之外更無真妄於一理分
同異故是尋行數墨人

仲尼門下窮人鬼太極圖中究死生試就本原觀
道體莫將斷滅語神明

至言無味誰知味馳騁書林樂欲狂莫謂太牢堪
大嚼試食甘露發清涼

白首窮經猶未歇靈丹點鍊轉難成蠹魚到底無

聞死水母何時自在行

心有安排終間斷行無勉強始從容須知聖教無
持敬階級中間且幾重

學術紛然議論繁支離終不是根源白沙骨朽陽
明死天下滔滔難與言

人心終有靈明在衆論難將口舌爭何用嘵嘵犯
時忌祇宜嘿嘿養吾誠

與客論仙因作二首

求仙往往為貪生何異凡夫愛著情未到至人無
欲地人間何處是蓬瀛

谷神不死是真仙住世升天總妄傳無物浪愁隨
化滅有形翻欲保長年

答人問一

雖然把一叟無餘其奈人間罕識渠莫謂此兒容
易會宜須千萬著工夫

三月晦日作二首

一春屈指九旬周獨坐山齋嬾出遊見在風光猶
不偶儻來軒冕更何求
病起今朝把一杯東風可惜又空回頭憑百舌留
春住拚費千金換酒來

喜雨

二月一番雨關心夢裡聞潤生寒食火氣接太行
雲虜豹變文物蛟龍喚蟄羣更聞天鉞下馮此
洗兵氛

大雨

西南雲乍起飛雨已盈軒
合沓風雷濕蒼茫天地
昏驟看江海色靜聽鬼神言
元化誰能測沈冥未
易論

愚齋詩

平臺有愚士終歲亦何如
叟笑不盡山公心未
除漆園稱大智柱下喻如虛
更有第一義須參金
碧書

春雪

三冬未見雪無乃歲時乖
卻喜東風裡還隨暮雨
來九農心已竭五屬氣仍回
獨有朱門子春寒愛
玉杯

夏日

今年夏日裏轉覺足高情
酌酒逢人至吟詩見月
生放舟過水去騎馬出城行
踪跡還難測兒童莫
浪名

宿州道中

孤客別家遠北風行路難
凍烟蘭葉死旭日柳條
乾已覺形容變更憐衣
袖單丈夫勿多嘆愛惜
自加餐

壽懷古栢

我愛懷夫子青年早退官
蛟龍蟠石匣犀鬚散旗
壇賓客攤書卷風雲入
釣竿祝君千歲後同鍊
海中丹

夜宿外兄楊希哲樓上

揮汗窮簷晝已疲孤樓夜過似相期
雲間好月對窓戶天際涼風吹鬢絲
下界塵埃空夢寐仙家宮府費言辭
睡餘忽在青冥外起凭闌干尚有疑

夏日作

病來夏日絕無營隱几悠然道氣生
最愛明雲當北戶更聞寒雨集前楹
閉門惟見蓬蒿長散髮或隨魚鳥行
卻憶古人驚已遠沈冥空有此時情

飲石萬戶家

將軍東閣酒如泉
學士頻來坐綺筵
車蓋雲天凝樂拍
羽幢花水拂船舷
瑤林璧月寰區別
雨檻風欄氣候偏
安得蜀箋三萬幅
醉來拈筆自翩翩

苦暑

七月立秋夏欲盡
歌勅餘威轉不禁
日射幢旄遙裂地
雲吹烟火乍焚林
甘瓜碧藕盡無色
飛雪玄冰空有心
卻憶山中舊仙侶
金臺玉室靜陰陰

日落

紛紛羽檄走郊衢
日落城埤集寓夫
滿地席箕寒不寐
五更擊柝暗相呼
烟塵荏苒連天極
金革蕭條接海隅
聞道河南新得雋
戢兵歸去在須臾

王平厓自京中回有書來約相見儀封其時
值道路多戒不得往數日已西行赴陝作
此寄上

柱史題書遲會期
數宵行色已難追
不緣道路多

翻覆自是神仙有別離
駘馬南山人遠後
漁航西浦雪晴時
愁心此際如何侶
怕向寒波照鬢絲

新月再作一首

日莫西樓自畔月
繞如眉黛便多情
影遞曲閣瞳朧黑
光動虛櫺泛激明
何處焚香下階拜
有人私語並肩行
臨風此恨誰知得
分付銀河轉二更

夜飲即席賦

雨過遙天碧
練光白雲斷
處鳥成行
東樓月出梧

桐影西沼風來
菡萏香座上
詩成驚玉唾
酒邊耳熱憶冰漿

中秋夜懷平厓先生

幾年不見中秋月
今歲碧霄無片雲
天外白光皆玉色
海中寶氣盡龍文
雨晴天柱何須上
潮滿廣陵如可聞
却望秦關是何處
迢迢千里憶夫君

聞官軍平賊

聞道王師收亂寇
病中力起盼中原
天回地轉龍

虬劫雨洗風吹艸木寬東海鯨鯢新戰骨南荒猿
窟未招魂相如欲撰昇平頌幾度停毫愧不言

秋日

楚國秋多少三分愁殺人一分洞庭上強半在西
隣

月下

秋來明月下醉到愁人扶幾處豪家子風流似此
無

讀書有感

古道未有息我心方浩然一科是何事不復愧前
賢

小試回過宋家浦

幾日車馬道澗衣名利塵莫過宋家浦沙鷗能笑
人

憶許文瑞口號

華陽洞裏許山人愛我清詩句句新近有新詩三

百首天涯相憶各長顰

馬上見山

浮世生涯幾百端
東西南北走漫漫
人間何事堪相恨
多少青山馬上看

書

與高蘓門

頃上狀聞已達門下
尊况近復何似
生間居不敢廢學
但獨學而無友
其何能免於孤陋乎
近見沒

川慎言後渠中庸凡不知亦嘗見之否二公之書於鄙見多有未安大抵六經之言雖多乃其大義誠炳如日星昔人所謂此在兵法願諸君不察耳宋儒如濂溪二程說得已煞痛快其它如延平荅問上蔡語錄最有精微之言慈湖遺書亦殊有所發明此外雖橫渠正蒙間亦有籠罩之說其它可知矣竊意此理必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不爾即容易有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

區區極為妄發然卻不是鑿空之說又恃在知己
乃敢縱言及此可無我之說想已有論著風使不
惜示教救衛夏揮使行速州州奉狀容再報

與友人書

都門之別至今忽九年矣閒居未嘗不奉懷願久
而不能相聞者區區人事廢絕執事亦無便故耳
頃州吏來獲領手教甚慰生之退縮勢不得不出
於此定力之譽過矣書辭惓惓類誘之使言者惟

執事素所蘊蓄與不肖素所期望此不待言而信
也其在今日殆宜正其志而有待不審高明以為
何如生歲加衰朽然亦不敢廢學近來於古人之
所從事者似稍窺其門戶但離群索居恐不自知
其非耳何時會晤庶聞切磋之益救衛夏揮使行
具狀奉覆它惟進德脩業以副瞻望不備

又書

蕙無似雅辱知愛特甚於衆人願數年以來曾不

能一通問於門下盖憂患之跡惟務退縮以故陷於疏怠之罪此亦明公之所矜察也忽承賜教感慰兼至非公不遺故舊宜不至此辱示衆製伏誦不勝歎服復惟教中有忘世之辭此古之逸民之事生豈其人耶第顛頓流落寔已無意於仕進矣然自顧鄙陋無可効用退而就閒固其分也瞻奉未涯伏惟為國自愛以副區區鄉往不備

再荅子鍾

往歲貢書辱賜荅教二通凡區區之說宜不見是於明者而二書之言鄙人竊亦惑焉語曰悖者之患固以不悖今吾二人其見必有一悖者當與吾兄慎擇其不悖者從之耳不然學之終身而祇以取悖良可惜也夫性即道也言性而以惡為主則天地聖人之道皆自斯言禍之矣以此論為不悖雖孟子之辯不能也君子之立凡以明道與立教今言性惡害道莫甚焉將以為教不願長惡乎又

曰易有太極不曰道為太極理會於一出何經典
此言尤可駭不意吾兄繙閱一生而所見迥爾此
非小小文義之差也望虛其心叅伍古訓以自鑒
不宜固執已見穿鑿傳會務證前說之為是也自
古以來更越神聖賢智不為不多矣發揮性道不
為不詳矣患學者不能知言未免以性道之義為
未明彼非未明也蓋已之識未至也昔二程子得
不傳之學於遺經今考其為說固皆本於古人之

微言願其說加明耳此二子之能知言也非唯程
子為然也雖孔子亦如是而已故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不若今之諸公自我作古復別為一家之
言也然諸公之說曰吾以俟後聖不知與前聖乖
戾者尚足以俟後聖乎莊子曰始時所是卒而非
之夫人知未至而論未當則其是非必數變當其
變也自知非其昔者之是也以吾兄之高明雖微
人言久必自寤然生嘒嘒不已者急於忠告之故

也後生無師久矣而朋友之道復廢學者以非為是以寡為多唯其獨學而無友耳抑又聞之錯解文義講學之失也其害小護疾忌醫心術病也其害大願吾兄之慎之也道遠不可數致書故多言如此千萬思之

再答浚川論二氏

頃承荅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於愚見略有同異輒復商榷莫或有毫髮之助傳所

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來教云仙佛之說起自宋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蓋古聖人盡性之學也如所謂死而不亡者非盡性則不能然亦非盡性之外復別有不亡之術也藉曰不然則古之神聖其道皆不逮仙佛而仙佛創起季世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叅同契中無念以為常此言與禪學無異願特一言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

以無念為宗豈復談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又謂楞伽彼此因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歸於無乃唐宋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義理宏博殊非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非二經之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况能作耶來教謂吾儒之教以脩心治世為事夫古之聖神內聖以脩心外王以治世二者之外誠無餘事但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寢陋治世之法儒者僅得

明

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脩心之學則講之不朋久矣夫不能自脩其心果足推之以治人乎况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抑末矣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於為己無復為人究其所趣不過使原性常在雖滅不昧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如人心虛靈不觸亦動故學無心必須心息相依而後可無欲使神住必須迴風混合而復為人殆有未然自古賢聖不越教化斯人使之

為善耳為人之利孰大於此二氏之言大率如是至其切寔而精微則反身為己之學也使夫人知為己之學其為人既不既多乎原性常在雖滅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則了生滅之常一眾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特淺言之耳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蓋吾聖門之微言邵子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援易及死生之說

蓋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繫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往往有之然其術非盡於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致中退藏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善者固自有道矣豈亦出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略開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當二言之回風混合指何術而言更

望垂喻俟別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後之方士其術淺陋曾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孔子並言之其論莊周猶有何敢比佛之語况後之仙者乎禪學者不唯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寔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私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

之極致雖以人皆可以為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脩為而得也以此觀之禪之為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心則其所謂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天極乎高遠之說彼誠有所見而言之非苟相許可也來教謂若是無術大是頑

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術寔無術也順吾真性之空亦無空也金剛經曰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寔無所得又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凡此類者其義云何望吾師受精思之他日深有悟入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本同一性而佛之有功斯人未必在吾孔子之下也縱言及此大類狂夫之言矣然非吾師生未始發其狂言旬日感寒力疾具書不備

答友人

前後承講學之疏殆不可以固陋少之也幸甚幸甚甚至導僕以言謂勿使迷遠而不復每觀來指見執事之適道正矣雖使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宜不能惑奚有於迷而可復乎今願云云固在導僕以言也然以所聞測來指不無一二異同故言之欲卒教焉前僕舉知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之言來教謂孔顏博文約禮之博孟子守約施

博之博蓋禮者理也吾心有條理處是也其見於事則謂之文若三千三百之屬皆心之所發也事而約之以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知言云者非聖賢所謂博約也竊謂博文約禮侯氏胡氏之解不可易已儻如來教當曰約我以禮博我以文不當反以博文先之又與循循善誘之言不相蒙矣孟子所謂守約施博其曰脩其身而天下平者是也大抵來教所稱止可以言約禮非可以言博

文也知言所謂學欲博守欲約正指夫聖賢之學所謂不欲雜不欲陋者則辨別俗儒之學異乎聖賢也殆不可以遽然非之然五峰之言意在夫溺心俗儒之學者惑於其似而無辨而僕昔者之言意在夫從事聖賢之學者又安於其偏而自足爾又謂朱子傳註使孔顏曾孟之言同者反異如大學首簡言致知而中庸首章無之中庸首章言存養而大學誠意章無之竊以為此二書本異非傳

註異之也然中庸首章無致知至於他章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屬與大學之道何異若大學誠意與中庸存養異者蓋存養乃未發之時意則已發故言誠而不言存養耳然苟能正心誠意未有不能存養者也亦何害其為同邪夫孔顏曾孟之言要其歸未嘗不同然斯道不容一言而盡故或有不同者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至如孟子言性善養氣之類抑

豈可謂論語無之邪非獨四子然也易之言有不同乎書者矣書之言有不同乎詩者矣各經之言或先或後或彼或此何必一一強同乎直要其歸觀其所以同耳若字量句較徃徃固而不通矣又謂甚愛明道之言似四子而伊川朱子多與之異夫明道伊川其資稟氣象固有不同其言亦不無小有異同者然其學術則未始異也是以當時從學者未有謂二先生之學異也而明道亦亟稱伊

川豈有異而不相論難乎朱子之學亦學亦若是而已此寡薄守舊之見來指所謂異者意非小有異同蓋必就其節目而言幸略諭及容再質疑也後疏所示心與理之說大槩即前約禮之義益廣言之爾僕謂執事之適道正矣雖多岐路不能惑者以此也夫蓋曰聖賢載籍皆心學也執事既昭然於斯矣豈慮其惑於他也哉雖然盡其心則難矣張子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此在賢者之

患然僕尤有欲言者執事與僕他論小有異同苟此不同雖他有同者非切也更異博取二先生之書深考而精思之又必勿執獨然之見勿主先入之言以槩衆理然後二先生是非之實可得也至是二先生之言卒不當於尊意凡區區之說又二先生之糟粕也執事豈有取乎言之猥雜蓋不敢不書而况乎導僕以言也

答崔後渠

蕙近年於古人之學寔有所見若夫持養之功則
全未也此言非敢不遜取笑吾兄甚思合并得一
訂正絕遇而後思遜斯言寔獲我心也常惟後世
決非可為之時吾人只有隱居講學一節為可努
力出而行志不如其已也志之不行吾何求哉將
回面汙行以求富貴乎何時與兄築室黃華山中
誦詩讀書悅心神明其樂何如也但世事不可必
兄與生行各衰老此欲豈易遂乎書終談此不覺

惘惘

答文衡山

施君來承詩教並諸清貺忻懌無已林屋集讀之
累日徃往廢書而歎衡山晚得諸公之力雖非伸
於知己猶差慰人意如林屋者遂終於不遇今之
公卿何其不好士之甚耶然良璞不剖必有泣血
以相明者矣玉磬山房詩甚欲屬和第首倡不合
太佳使人難為繼耳扇則如命書上此之謂班門

弄斧也呵呵年來詩筆太退以故輟不復作僅作
此數首游嵩之詩乃為巖翁迫而為之永泚所謂
欲展頌於欲睡時也云云佛書與孔老無異公於
閒中不妨一讀之縱使無取不猶愈於觀雜家小
說乎僕決不妄言以誤公念之念之欲求行書金
剛經不知肯見諾否數日偶多事艸艸奉瀆不能
盡所懷尚俟續布

與友人

區區數年反覆先儒之書未能渙然而無疑因讀
內典乃有所發明儒者曰無妄曰密老子曰一曰
常即釋之寔相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獨釋家於
死生之說尤有一闕竅能知其理即知本無生死
也

寄王浚川

蕙近日於學覺有少進鄉日胷中窒礙處今似稍
稍條暢頗以自樂唯是阻遠門牆不獲侍側以承

大寧齋 遺集
教誨深以為恨耳慎言中所欲質正者尚有之然
非簡札之可盡也吾師文章已足以不朽今著此
書文章復不足言矣自今以往宜留意珍嗇攝養
存養神而明之亦一事耳至懇至懇它懷楊張二
生能道之

與劉林正

自往歲承淮上之問至今復久不相聞南北阻濶
徒切鄉望頃聞大旆巡歷江南竊惟執事薦誠廉

靖之風所至當必蒙惠夫和氣雨露所潛被較諸
秋陽霜雷之威厲識治體者諒不以此易彼也吳
郡文徵仲蔡羽王寵黃省曾四子者今之名士執
事宜一延致而容接之愛惜人材激獎後進在上
者之盛節也定遠張崇禮僕之鄉同年其弟崇四
又貴同年也今有所懇於執事敢乞留意崇禮簡
附覽奉晤末期它惟加重以慰遠懷不備

寄王浚川

拜違忽六易月每懷德容未嘗不移時也新春伏
想尊候佳勝臺務不無煩劇然宴息涵養當日深
粹矣死生之說不審思索何如生往者於此頗已
察識近因朋友問難看得又覺親切恨未得承晤
請益耳學以存養此心為本苟存養之久加以體
究則夫知死生之說固在其中特從事存養而不
察是理者固多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見生
死之故誠有可知願人未之或知耳但其肯察非

止如世儒之說夫傳韻舊說而于死生之疑終不
能釋此世儒之說所以為未至也別幅所具溷瀆
多罪近聞復有稽考戎器之

命想憲節北上更淹旬月歸時倘經繇激地更獲
一見寔至望也餘懷不能詳布惟幸察

答馬宗孔

日奉還教如獲晤言教中言及白沙蓋猶昔年之
意也至感至感往尊兄與僕書盛稱此翁其道僕

之意厚矣當時復書妄有云云近歲幸免於聒聒
於是復讀此翁之書乃自笑其當日之論真所謂
執蠅蚘而朝龜龍也竊嘗謂當代知道者惟此翁
及文清耳二公所入之門戶與終身之氣象蓋各
不同至于反求寔踐從容自得固有相肖者矣高
明以為然否又白沙言論雖不多然其精粗亦自
不同吾兄既信慕其學特未知取其何說願拈出
一二得以講論就正此學寥寥者久雖其有意於

是者又多奪志于世味粗心於義理此恐未足與
議也惟吾兄嗜學之專沈潛縝密其將繼先正而
振微學乃鄙心素所屬望者僕雖不肖倘蒙誘掖
匡輔之賜庶幾可以佐下風于萬一也劉 兄人
復州州書此它遲續布

奉王浚川

去歲金守至伏蒙賜書且辱褒獎尤非所宜得甚
感甚媿生素愚陋家居數年愈加朽鈍諒能度分

方將為終焉之計來教所云其何以堪恭惟先生
敦大簡重之德方正公特之操兼以材氣老成智
慮深遠今日繫天下之望諒無在先生之右者然
斯人之於君子望其居大臣之位蓋望其立大臣
之功徒有其位而功不及于天下古之君子不然
也端揆之拜竊計不遠尚惟進德任天下之重求
賢為久遠之基此誠區區之至願固亦先生之素
志也阻遠末由參侍復不可數通問於門下故因

奉覆僭易及此復冀察其惓惓而不謹絕不備

答友人

久不上狀願先辱問感媿不可言區區疏嬾乃其
故態恃故人察其無它而不深過不然教慢之罪
其將何辭以解耶恭聞榮轉不任欣慶新歲伏惟
尊候多福生朽頓如昨無足為道承示近耗去冬
表兄書來已備道尊意願生以老親之故仕進一
節非所願也所委李道長事即具書托邢道長轉

大寧齋
致其寔不足為有無但長者之命不敢不領耳盧
年兄使使卒卒具狀它惟賜照不宣

又書

去歲聞起用不勝欣愜大賢得位其所繫豈不重
哉日月已久未獲通賀蓋憂患以來人事廢絕想
蒙照察不深譴也即日伏惟道履佳勝年來所見
所養當愈純粹無由侍側以變化鄙吝為恨不肖
近歲亦微有毫髮之見願操心竄過未能少異於

舊恐終身悠悠無所成就便間不惜提耳是所望
于吾丈者亂道一卷乃二三年間劄記者所云毫
髮之見如斯而已所以輒奉覽者非惟見其近况
誠欲就正有道曉其迷使無陷焉其辛大矣自餘
情事不能多及它異為道厚自保重以慰惓惓之
懷不備

與筆峰

閒居諸念略盡獨欽慕海內名公此心未忘如吾

筆峰三數公則尤其惓惓者也使至伏辱教既豈
勝欣懌蕙素無似年來愈加朽鈍書辭期許過當
慙汗不已自惟庸下何足議君子之出處然度時
揣己自保之志已決諷味復用亟反之言寔有感
於鄙懷敬佩玉音要當不負知己也自古倜儻之
士苟非貶志改節則鮮能取容于當世如吾兄高
才英氣它日豈易合於世者雖然古人不云乎豈
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想高明久有此懷故縱
言及之耳北征之句彷彿少陵至於翰墨之妙後
來當繼君謨矣敬羨敬羨老子解尚欲更定不識
肯賜指教否近有與王崔二公書承命併往塵覽
切磋之益是所望也使歸謹奉手狀會合未涯伏
惟保重不備

又書

奉別復爾永久仰慕之心實數數然南署閒暇甚
非置賢者之所願德業之所儲養日愈宏大它時

救焚拯溺固將俟於吾夫也生偷安故園差足自樂第歲惡盜劇未免嫠婦之憂耳表兄便謹奉啓以候起居

又書

日者奉會辱相與之意甚厚別後復承睢陽所賜書仰仰高情益增佩服近日伏想道候尚有日新之見便中幸不惜示教大抵古人之學不外於心存心之方莫先於靜異乎此者皆後世支離之學

也以執事之賢誠有意於古人之學無難之不易也然要在篤信而已頃有郭韓二工部過此論學尚有疑於至靜之說要是講學之未精耳夫靜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物俄頃之跡今習動為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為大略願曰主靜之蒙偏不亦過乎不識誠明者竟以為何如也凡區區之見大略具在約言其言之中否尚冀教正表兄楊希哲便謹奉手狀布此惓惓表

兄希賜一照拂感當何如奉對未期惟為道加護
不宣韓工部好仙學意惟在羨久生耳僕與之言
佛外無仙亦未相契偶得二絕錄上一覽當有以
教我

奉李石壘

伏聞榮擢即用慶慰願以辱知特異受愛不訾依
附方深俄驚遽促其為戀戀大不可堪至於一方
之重輕羣情之喜戚尤不存焉使節赴省萬冀枉
由敕處以償十日留別之約想公念舊感別亦未
忍不過我也薄儀馳賀具在別幅疑瀆尊嚴不勝
慙媿他惟俯鑒不備

與素伯昭

承專使遠賜教翰兼佳貺稠疊感慰何可言讀來
教先登彼岸之言良自笑也區區所知自以為庶
幾斯語至於心地擾擾則正在中流汨沒耳歲復
一歲不免只是舊人虛生浪死不免可豫見矣大

抵吾輩終身只用心於外物而自已事全不辨取豈非顛倒之甚哉可嘆可嘆陶鼎止欲破戒煮肉耳不擇形製如何也穆宮筆果佳但皆粗者可艸書更乞十枝可作楷者早寄幸甚外墨竹一幅將意媿更無可報來貺者除日艸艸奉謝不盡

昨聞李石壘云某甚怪貞白前勸兄慎于接人今不免此奈何願此一人耳想往來士夫豈得一一得其歡甚為兄念之仕途誠不易何若相從求仙

乎僕昨為科道會薦甚媿忝冒然吏部覆題竟置之不知出部中諸人意抑敘菴亦有意也兄於敘菴處素借譽恐不勝讒者之口但僕本不欲仕尚有言哉老親之喪此月初已踰大祥而孝字勘合一向不復關領擬至服滿後只奏乞致仕乃今思之則致仕之跡亦不須舉不仕則已矣何必更行陳乞反受制於人耶此意未嘗告人獨告吾兄耳想欲聞之進退之得失繫於已用舍之是非繫於

人至於繫於天者尤不敢不順受其正耳

與王肅菴

去歲知起用為蒼生慶之吳民思執事甚矣今復得之喜如之何元元之困窮歲甚一歲使郡國在在若執事易危為安無難也蕙年來多遭家難孤露餘生痛何可言此月已踰大祥孝字勘合尚未關領擬至服滿後但奏乞致仕耳伏恐欲知故此及之恃眷輒有溷瀆欲刺一書而啟處寫者刺者

皆拙惡乞於貴郡擇能書者一人刺者三四人遣來啟處不識可得否外近著小書極知妄作中間大謬者正望故人賜教而改也衰病艸艸奉瀆尚惟照察不宣

與李川甫

去歲汪守附至手教時僕新罹先妣之禍未能奉荅哀痛無聊因循至今非敢疏慢也吾兄遂至隳官每一念之不任怪歎茲者得書知家居亦不樂

願區區仕宦之計悠悠流俗之情似無足置於懷者此雖常談然亦未有易此也命駕之約寤寐思之哀冗奉狀不能備悉

與高子業

頃聞有請告之舉甚盛甚盛雖當明夷之世自求嘉遯之福行止之際可謂大得志矣即日想已還第奉此以承動定遇使急遽少當續聞

與唐都憲

遠違台範積十餘歲寒暄之問闕於記室至於竊承下風雖甚愚昧不忘鄉往也日者聞漕臺之拜瞻依伊邇何幸如之願艸土之間不克脩慶旦夕抱歛第深反側猥蒙眷念先辱賜書捧誦之餘且感且慰重躋尊嚴莫敢通賀謹奉手狀少布區區他祈照察不宣

與劉紹功

附至牛長官所惠祿命書其書文離穿鑿極是迂

僻若據以談命恐如繫風捕影耳中間豈無偶合者如其不合者之多耶大抵祿命之書唯子平近之故其言多驗其不驗者乃推測者未能精諦又天之賦命千變萬化寔非有限之小數所能盡也然其有驗處自不可誣此其優於他術明矣喜忌總善百章四言獨步之類吾兄嘗用心觀之否其辭雖淺近理則然矣夫人不能神而明之爾若忽此而求之高遠則反無干涉也

答劉耕正

奉教并獲睹近製清澹新美何減古人荒迷之中豈勝開釋有一二可商確者輒注其側不審然否乞再考定三四年來讀古人文字開卷時有所見但臨文甚苦其難當由力有所限耳以此殊自嘆自媿也有可以警發蒙悟者幸試見教暑中憤憤具覆不宣

答袁伯昭

奉教諄至如接晤言重遺禮幣領次感怍因來使
竊詢起居尤以為慰吾兄雖久勞州縣然行能益
白鄉用不遠不宜遽萌故園之思也承示近製將
續杜集故格調如之公暇可徧讀其集使略能成
誦為善惟在多讀多作久之當自有悟入矣生衰
惰日甚度終無所成俟筆山雖欲見譽其如自知
之媿何哉苦熱憤憤具覆不能盡所懷

與王浚川

夏末嘗上狀計徹台覽矣伏惟初還闕庭隱然為
朝省之重甚盛甚盛生近日苟安艸土願憂患之
志未忘于心不審先生何以憐其愚而慰之都下
事體近復何如短闇無先見之明竊欲効其款款
之愚以為助而不敢寓之筆墨也以公明悟儻少
加意念必能知愚心之所欲言矣鄉人使謹此奉
手狀它惟恐重不宣

與袁伯昭

項惠二書俱至惟付吏人者尚未領也吾兄到郡未久奈何遽有歸志相去阻遠不審其故云何將謂不堪俯仰而上之人難事耶此則舉世皆然宜隱忍以求伸可也若非此之謂而但出于引退之計則凡士夫家食類多窘迫此當經意者也又吾兄遂能絕意仕進誠善矣如其未然則今之引去與京官兩司事頗不倫後能越常格而用材者誰與此亦當經意者也以知己之愛故吐露及此幸

加三思

又書

往年言未第時嘗學聖功且言行之頗有驗昨者命書黃庭豈誠有愛於攝生之言乎坐功節度今倘記其大略望錄一通見示黃庭經雖文辭美麗可愛願非仙人之作昔人嘗謂晉時好事者為之良不誣也僕近歲於老子莊列之書實能得其要領而渙然自信於心嘗以為自列禦寇莊周嚴若

卒之後而老子之學遂絕雖宋之大儒皆未能深究其說而遽然非之至于王輔嗣蘓頴濱林希逸之徒號為善言玄理者亦僅知其緒餘而寔不通其指也區區於千載之下獨能聞而知之列子載子夏之言曰剝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竊嘗不遜自謂近之未獲與公極談恐聞斯言必疑其盛自稱譽然觀僕於凡事輒不敢當今於此不遜意者其可信乎偶縱言及此可以一笑

與王浚川

頃劉鎮撫來得所賜教幅不勝為慰伏承至京頗不樂有謝時而去之思竊觀近日事勢殆亦非君子利往之時如公果得暫歸以待剝復之定于愚心頗謂甚善然消息盈虛在有道者必見之真矣區區臆料之說未知其中否也又聞近歲體力寢不能勞苦故亦消息之理但善攝生者為能以人事勝之爾生自居憂以來衰瘠愈非往歲之比獨

賴醫藥之輔稍能自支間或旬日不服藥即精神
萎靡以此知醫藥之功不誣也其方即巨勝丸恐
欲知之輒道及

與劉函山

鄉者之事當絕口不道以直報怨始終不校區區
不肖不敢不勉亦深有望於吾函山約齋也不然
則吾人者真聖朝之朋黨耳使天下士大夫議之
後之良史書之與彼人者相去豈遠哉此區區之

本懷諒吾兄亦久有此意也

答友人

頃有狀附郭吏目聞未上徹羅判至承寄訓劄試
錄不任感慰外幅所示多所未聞勅敵之云極切
之論也第文選與枉法二事不知其詳未審并可
略示否近年所刻試錄其文體往往相類而今科
尤有甚焉大抵意欲近古而變得反不如舊以其
放而不謹幾與傳註無關涉故也未論文字義理

大寧齋 遺集 四十七
如何只此氣象甚不好區區蓋竊憂之不識明者
以謂如何不肖春間嘗有一二後生相從尋復謝
遣之矣亦嘗為改得文字一二篇雖不敢放願又
局但可厭回輒奉覽可發一笑也日將長至伏惟
加護以須復亨之慶不宣

與崔後渠

自承八月後手書積時無便遂闕拜問豈勝企慕
於此辱示題名高作緬惟留都官遊多暇而吾兄

得肆力於學問文字之間既遭憂患以深其思復
得寧靜以成其學他日見於行事尚愈不同程子
若要熟之語如兄今者是也復承謙虛使評其所
作但自願寬陋不足為講習之資耳夫作文利害
不惟文士言之已詳雖先儒皆有定論願今之作
者皆異於彼其高者或支離纏繞大為可厭曰學
左氏而為也或怪僻艱澁幾不可讀曰古文不過
如是耳下此則以流俗為是以古為不必法者也

竊觀吾兄之文雖未至奇怪然意頗近之矣願矯之以平正可也管穴之說不知然否惟再教之前者族人之僕又附去王元玉道長書云留兄處不知為轉致否幸取回字示下即日剝復將定惟自愛不備

與劉秣正

久不通問可量鄉往日者聞轉官蜀中于予心甚不懌也今得來教方且以為逾分區區之懷蓋交游相望之情而執事之言乃君子自處之厚也不知頗有它故否冀略示知如何

寄張崇象

蕙惡積殃重去歲遭先妣之喪哀痛無聊久闕上問願嘗兩辱賜書亦望是不時治報負罪萬萬憂居閒寂然頗聞吾丈親被簡命執經入侍不任慶慰恭惟吾丈厚德閱材將為斯人之福今者方見柄用士之識與不識孰不欣懌而况最蒙知愛如

區區者哉雖哀戚之中未能脩慶而惓惓之誠積之久矣又日者不肖苟免罪戾極知為門下之保合也布謝稽緩尤不自安便問謹具手狀哀荒占敘疏略尚冀賜察不宣

與袁伯昭

奉二教并蒙寄示金丹節要非相與之至肯傾竭如此哉僕幼而好觀叅同悟真金丹大要諸書然苦不得其門正德初遇一道士姓呂者言龍虎鉛

汞僕大笑之道士曰子未知故也僕心甚駭其說久之復觀叅同諸書茫然猶昔也試以道士之言思之則其言無不合者亟尋道士則已如它郡久之道士復來僕請問焉乃授余一書即此書是也當時踴躍欲行之既而因循歲復一歲至今二十餘年矣其書亦借人而亡之常往來於懷此事難為俗人言故僕未嘗輕語人也後己卯庚辰歲在都下借得道藏觀之擇其可取者抄得五六十種

因知方士之術不盡於叅同諸書所言也嘗以為言神仙者歷代各有一說猶吾儒之道歷代不勝異說至宋之程朱而後其說始定但不知張平林上陽子諸翁果能猶吾儒之程朱否也漢書藝文志列道與房中神仙為三家今其書多無傳晉葛洪作抱朴子敘長生之方曰金丹曰閉息曰房中曰守真一其言金丹者五石也以為長生之至要今其書幸存所謂太清金液神丹經也張平林則

以房中為金丹而盡廢諸說如悟真篇所云是也至金元間王重陽丘長春則專以清靜無為為宗歷代言仙術者最多大抵不能過此三家矣三家之甲乙未敢臆斷尚俟與吾兄商確之節要信竒書也但煉氣開關二篇其工夫似太繁又有疑而未了處亦俟相見得口傳而後能行也來教云心可以剗智可以去氣可以和七情不能奪斯言頗傷於容易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未至此境界未

大寧齋
遺集
三十一
可言剗心去智也心中之欲一毫未盡則其神不能凝其神不能凝則舉目開口之間真氣散亂而七情得以縛之即如作此一書便是不能剗心如
此縱得金丹入腹恐不免有潰逸之患吾兄試更
以鄙言思之可也其曰枝葉根本云者又得之矣
所舉黃庭經二言甚善然其全書皆存想嗽咽之
小術非真有積精累氣之訣不可以其一二言而
併信其餘也孟學博致仕而去者幸也嘗觀今之

士夫其識趣卑陋者蓋不足道間有雋材又率病
痛不少其每下者則遂如孟學之放恣不但不能
逃明者之識想仙人隱君子亦笑玩久矣此世道
升降之機生靈休戚之本風俗已成就能迴狂瀾
於既倒也不如偕知己者遊五嶽以訪異人乃最
上策也寄上大洞經黃庭之流也陰符釋義大丹
口訣陰丹之學也口訣內有一段筭定時采藥之
日月最詳節要所無也王真人語錄無為之學也

其書雖未粹然寔有至到之言僕所最愛者也煩
令侍史繕寫一本見惠原本并上三書悉奉觀甚
寒作報州州餘非筆墨可盡

與高蘓門

僕免喪已三月雖有進退維谷之歎而居易俟命
不敢不勉也日者鄭慶雲報其屬意蓋為不肖惜
乎不幸而不當此例也憂患以來恒冀齒編氓為
幸况冠帶之榮耶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

咎莊生斯言可謂寔獲我心矣吾兄出處非吾之
比至秋間議之如何辱贈長句掛名雅集何其幸
也願今不讀書不作詩文無緣奉益耳小園一池
亭榜曰瑩心頭得一篇為寄惟勿以此塞序文之
請細觀雅集音響時有未妥帖者如伐木木選釣竿
得詩好夕吟其首字一宜用平聲乃善其它更無
間然矣倩人同盛使去專候老子序萬無遺遣之
徒歸又註本止有此耳亦望賜返外亂道一冊附

上所懷甚多不能盡白奈何

與王浚川

近聞留都司馬之命不任慶慰今者計當還第謹具狀馳候前承誨劄未能上覆周貢士來又蒙賜教并示丁亥集有警於昏昧多矣但於太極陰陽諸論思之未通此殆為先入之說所蔽尚欲問難冀煩重喻然非筆墨之可究也比年誦先儒之書稍見得一處頗為切要敢因下問之及而就正焉

昔延平先生嘗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體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寔見是理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晦翁亦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則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生因二先生之說而推測子思之言既又考之羣

聖之學六經之微言往往若合符節於是竊以為此誠義理之本原學問之綱領外乎此者不足謂之善學也故凡學者必先從事於此體之於默識養之於主靜及其道之成也內欲不能留外物不能亂天下之事無不各得其當特一以貫之而已不然內有毫釐之偏則外有尋丈之謬欲其中節不亦難乎夫性情一物也動靜一理也何言中和而抑揚其說也蓋有體用先後之分焉物有有體

而用弗利者未有無體而有用者也是故學者不先患情之不得其正而先患性之不得其養蓋未發而中發而乃和若失之於靜俟至既發而圖之雖有隨事精察之勤矯情強制之力亦將救過之不暇古人心學之妙豈如斯而已乎程子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蓋止此耳生非知言者循行數墨僅一有見乎此雖然直說之而已未能學也獨念先儒之說固為詳至第雜於衆言之中而未及特書

屢書以詔後學亦怪近歲講道之君子為說頗多而願不及此茲以質諸左右萬一所得不認先生其益推明前人之說庶使後生小子聞大賢之言而信從者衆此學其有興乎疏嬾不能三思辭不逮意此外所欲言者亦不能詳布希惟照察

與張元傑

不通問二三歲惟積傾仰伏想吾丈閒居日久養愈純而見彌高矣往承不鄙欲以緒論見示敢請

副本以解渴飢之思不肖免喪尚不死凡百無足道惟學不力而行不脩以是為媿耳南郭近治一園頗足寓目浚川公舊有詩云葺舍聊應近先隴閒時正好鑿蓮池廣求藥本畦防窄創製花欄客說竒乃荒園着題詩也吾丈肯一來遊乎貴縣至敝處再宿之途耳暇時果能命駕不惟慰塊處之懷庶將聞道義之誨此深願也卒卒謹奉手狀它惟若時保護不宣

與崔後渠

往年奉教聞尊嫂違世去歲夏仲禮過此復奉教
墨乃荐遭老伯之喪且除服矣相去阻遠曾不能
一奉慰罪罪愧愧僕於丁亥秋亦為先妣所棄背
今服闋行滿一歲竊伏故園無足道者緬惟吾兄
近歲所見宜加高明而區區亦頗有絲髮之見所
恨不獲會晤以往復其說耳承命索近所為文輒
往亂道二卷不識有一言之幾於道否其間偏駁

甚多望略見教願此乃三二年前所劄記者近已
覺其不切惟時靜坐存養此心而已嘗竊以為聖
人之道要之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後世經術
文章之士極其所至終是以文字為主以故學之
終身往往有無所稅駕之歎蓋不明諸心而假藉
於外是以言愈多而愈無當學愈博而愈不足也
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深父云僕欲整理毛詩此誤
傳也竊觀先儒說經雖深淺不同大槩得之後之

作者但可補其未備爾若復自為一書誠似剽矣
又訓詁之學大抵未嘗知道持其區區之見以推
測古聖人之蘊真來教所謂億說耳若於聖人之
微言無所發明雖釐正小小文義亦非儒者所貴
也矧其下者離真失正不惟無補於萬一徒增聖
經之疵類耳鄉示體仁說有數條甚好原道釋所
見甚淺兄願為序之何也相去遠欲藉以承教不
覺怵怵然殊不能盡所懷便問幸時賜書

與浚川

歲暮奉狀想徹記室新春伏惟道體萬福生區區
之意已具昨狀日間晉溪當軸永嘉復召還控請
恐不可得當瘖默俟罪於家爾途窮計拙於此莫
知其可幸指教頃見空同集敘篇末數語可以太
息生非敢方空同而跡頗有相類者遊嵩集呈覽
巖翁西還未幾即下世言之感塞天之於善惡竟
何如也南都王子新能書妙一世其才氣亦非凡

大學齋
子可望生與之不相識然稔聞其人君子之愛才
見一枝斯取之矣必俟全材而愛之將舉世已遭
其愛者吾師以人材為己任如子新者謂宜收之
以備門下之一人僭妄死罪死罪同學生行速卒
奉狀艸略不備

又與友人

承示必欲強而同之其原末毫釐之間皆混而無
同某之所未安也夫未發之中聖人不得不同也

此大本也於此苟同是謂大同事有小異不害其
為同也世儒無未發之中其源頭既受病其行事
從可知矣此其於聖人之學同邪異邪固不難知
也且明者之未安僕往年何獨不然乎大抵由習
聞儒者之言耳夫所謂真如不滅者寔有是事而
世莫之求也生死亦大矣視文章名譽富貴之屬
不有間乎子路問死程子以為切問是也若死而
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為答矣

朱子躬行博學令人萬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曾寔透得此關故理會參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胷中略無得力處卻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夫不知性命之說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翁卑佛之說矣豈知方士之術乃佛氏所甚卑者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老之書想是莊列之言亦討不着已鼻此可以為鑒矣然使吾人

苟無一毫悅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顧恐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死所動借使不動強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脫生死在佛老之心學特餘事耳非以生死脇持人也

與谷仰之

不上狀忽復踰時蘊結之心與時而長矣近日尊候如何北上想已逼相去日遠令人悵然幽居覃

大寧齋
道集
六十一
思所見如何僕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歎爾頓悟
往時於此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每自
笑不知此事畢竟有無若一生不悟真是誤卻一
生今乃知古人之不我欺也死生之道渙然無疑
自餘窮達毀譽從可知矣然超生死者特此學之
餘事要其極致寔與聖賢心學同歸異途願非世
儒之所及知也世儒依託揣摩高談濶論自今觀
之真不啻隔靴搔癢可竊惟如吾兄之聰明誠肯

用心於此未有不透徹者蓋此理雖甚微妙然固
有之物孰不本具獨以無自信反求之功加之志
分於多岐心蔽於舊說是以雖固有之而終身不
察也此事非兄知己豈輒銜露它人語次幸為秘
之老子解近復改定數處未能錄上其書似亦不
宜驟出想識此意也傳燈錄往固見之有續傳燈
錄者更似過之不可不經目也宗鏡會要奉覽碧
岩集欲寄回一閱以印證所悟餘懷不能翫縷亦

自非書可盡也

與友人

二三年來劄記其臆料之言未知與王弼向秀張
湛何似往舉三說無為之學至矣非此皆有為之
法耳每觀來教似為先入之小法所蔽故反棄此
而取彼也宇宙之間惟有一物長存不壞為天地
萬物之主豈是別有一物也惟此一物故惟有一
法夫此一物不可以思惟而求不可以脩為而得

以思惟求者攀緣之妄心也以脩為得者造作之
幻業也妄心幻業生滅不常豈能常存而不壞耶
夫人分靈於太極太極之妙已不可加矣今加之
以人為之智力反有過於太極哉古之人有見於
此所以貴夫無為也老子一書大抵皆此意也其
言不可勝舉莊子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
始安道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
別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

作如是觀傅大士頌曰漏識備因果如何得久長
饒經捌萬劫終是落空亡如大洞黃庭之說有為
甚矣果依其說而行之則精擾神濁何異俗人之
營營耶故凡有為之法不惟不能養生寔是動之
死地耳公既有取於棲雲語錄而又酷愛黃庭等
經則於棲雲之寔知之未徹前一二年僕尚有此
病故看古人書不分曉今歲始漸知下落復觀古
人之書乃句句相應耳且所謂積精累氣以成真

精氣亦形而下者未有涉於形器而可以後天地
而不老也以為愈疾安樂之法則可若以為究竟
之法真是謬以千里也

候友人

此再奉賜問良深感佩雖未即親炙像形然竊誦
教言亦仰窺高誼之彷彿矣夫知學問之大者退
然亡其有見道德之尊者宵然喪其天下古人之
風殆廢絕於後世今何幸得公倡之第以蕙為真

可予者則又過矣奉啓僅能道此殊不盡其區區
外粗幣藉將賀敬輕贖尊嚴尚冀賜入幸甚

與張東岡

久不上狀思企良勤領教不勝浣慰蕙之不肖自
卜無可用於世如公清德竟亦沈廢於家果天實
為之耶此在賢者何加損不足道也但所關繫者
殊大使人不能不太息耳承索小集偶無藏者容
別具上新刻老解輒往塵覽望教之教之自餘心

曲殊非筆墨可究也

與浚川

日兩奉賜教感慰辱下問佛老拍趣生欲奉告久
矣願其為說非筆墨所可終也大抵二氏之道乃
脩心之內學盡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吾儒之
所未聞也况其要歸蓋性命切近之寔初非荒唐
幽深汗漫之論特以其至近至神難於覺悟故謂
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而二氏

之徒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之禪學猶皆以明
心見性為宗無他說也至於方士之流則大背老
莊之指旁門岐徑不勝其多極其優者亦有我有
為之小術耳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此與自利自
私貪生畏死者異矣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
曰復命復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
勞生求生者異矣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

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
為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
即二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來教謂
異僧方士率有長年者夫聞道者生死脩短一也
苟不聞道則老彭之末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有
無生之說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明反
求此道必不遠而得他日造浚郊之廬更當翰寫
所懷率爾奉覆猶冀時一經覽也

再答浚川

項承荅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於
愚見略有同異輒復商榷冀或有毫髮之助傳所
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來教云仙佛之說起
自末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蓋古聖人
盡性之學也如所謂死而不亡者非盡性則不能
然亦非盡性之外復別有不亡之術也藉曰不然
則古之神聖其道反不逮仙佛而仙佛創起季世

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叅同契中無念以為常此
言與禪學無異願特一言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
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
知以無念為宗豈復談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
又謂楞伽彼此因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
歸於無乃唐宋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
義理宏博殊非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
非二經之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况能作

耶來教謂吾儒之教以脩心治世為事夫古之聖
神內聖以脩心外王以治世二者之外誠無餘事
但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寢差寢陋治世之法儒
者僅得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脩心之學則講之
不明久矣夫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抑末
也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於為己
無復為人究其所趣不過使原性常在雖滅不昧
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如人心虛靈不觸亦

動故學無心必須心息相依而後可無欲使神住
必須迴風混合而後可住捨此二術則心必無不
動而神必無不馳此條得失似相等矣仙佛一途
誠是也專於為己無復為人殆有未然自古聖賢
不越教化斯人使之為善耳為人之利孰大於此
二氏之言大率如是至其切寔而精微則反身為
己之學也使夫人知為己之學其為人不既多乎
原性常在雖滅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

則了生滅之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
二此猶淺言之耳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
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蓋吾聖門之微言
邵子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
亦援易及死生之說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繫
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往往有之然其術非盡於
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至中退藏於密
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然者固自有道矣豈亦也

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
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未嘗致纖毫
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略開其端然亦有所
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當二言之迴風混
合指何術而言更望垂諭俟別請益又謂學仙不
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
非二道但如後之方士其術淺陋曾不逮小乘之
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仲尼並之其論莊周猶

則了生滅之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猶淺言之耳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蓋吾聖門之微言邵子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援易及死生之說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繫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往往有之然其術非盡於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至中退藏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然者固自有道矣豈亦出

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略開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當二言之迴風混合指何術而言受望垂諭俟別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如後之方士其術淺陋曾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仲尼並之其論莊周猶

有何敢比佛之語况後之仙者乎夫禪學者不惟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寔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思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言人皆可以為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脩為而得也以此觀之禪之為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心

則其所謂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天極乎高遠之說彼誠有所見而言之非苟相許可也來教謂若是無術大是頑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術實無術也順乎真性之空亦無空也金剛經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又曰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又曰若言如來有所

說法即為謗佛凡此類者其義云何望吾師更精
思之他日深有悟入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本同
一性而佛之有功斯人不在吾孔子之下也縱言
及此大類狂夫之言矣然非吾師生未始發其狂
言旬日感寒力疾具疏不備

荅王含真

奉別三十餘年不聞仙隱何所以故不獲致書忽
承枉問不勝為慰蕙行年五十度君又加老矣封

示丹訣別來所造止此乎果爾非所望於高明也
老莊之學與儒者之道皆不越知其性而養之其
小異者道家每及長生此固得道之餘事耳世儒
不知天性故以長生為異學而方士亦自畔其宗
乃以小術為大道皆僕之所不取也老子集解中
往往略開其端執事倘虚心而求之則區區之說
未必不賢於魏伯陽張平林之亂道也君愛書康
節詩却請談觀擊壤集果見得此翁之學則知聖

人列仙之學皆不外乎此心矣外舊任樂府三首
奉覽并乞轉呈荆川以為何如也

奉浚川

頃周生歸未獲還教云值從駕而出故也蕙所奉
書不審有一言可果否儒佛不相合久矣吾儒舉
世非之故生雖獨是之而未始敢以語人比緣問
及遂率爾妄發恐見笑於老師矣然以數年之久
而甫一吐所懷則生果妄發乎外奉內典亦經覽

否周生復云投書之日值唐方士在坐吾師俯視
今古彼俗人於道面牆何為與之對談耶末世僧
道大率無可與者宜尋諸古人之遺言則日聞所
未聞矣學莫大於見性莫切于知生死天下之言
性言生死者殆無踰於西方之書願博覽內典不
以鄙言為不然幸甚幸甚所舉無義數語亦嘗叅
究否餘非筆墨可究冀賜察不宣

與周約菴

蕙屏伏家巷人事殆廢故自公建節准
通問於臺府既而重叨知遇過蒙

祗上貢牋牘以道感激之萬一

責其私謝而鄙人受惠豈遽至

聰察亮其愚拙曠度容其踈

在譴絕之列矣嚮託孔文谷朱

獲睹近製俊逸偉麗但深嘆伏

未愜輿情還朝之期亦在旦夕

手狀惓惓之懷言莫能喻伏惟台鑒不宣

與林退齋

竊聞下車汝陰伏惟台候萬福蕙素仰下風惟塵
嚮往茲叨使部更切瞻依欣幸之私何可云喻頃
承寵訊良感記存外具少將賀敬冒瀆清嚴尚冀
撫納不宣

與顧雍里

甲申歲蕙被放出京嘗辱贈言於時未獲納交故

不能識執事於稠人之中及今十有五年矣鳧既僻左而蕙之懶拙復與世相絕則有如執事之賢者雖欲知之惡得而知之夫賢者不世出者也而世願往往鮮知焉或見賢而智不足以知之或智足以知矣而復不幸不獲見其人焉久矣蕙之不幸而不能知執事也忽承賜書副以著佗數通伏讀再三乃知執事以異稟而克之以問學以高才而本之於道德蕙何敢自以為知賢或者知其庶

幾乎近歲僦僕殊絕之士有如李愚谷唐荆川王南江蕙嘗聞之矣今幸而復聞執事也過蒙不鄙以先公之誅見屬蕙素不能文復見世之君子好為溢美之言以亂賢不肖之寔心竊病之故益絕意於文辭且嘗以為凡人自得於心者乃其賢不肖之寔也此豈待他人之言而為之輕重乎苟不能為之輕重則其言雖非溢美抑豈非無益之言乎有如執事之賢其顯親尚矣有如西巖公之深

大寧齋
造目得非惟人所不能與亦恐人所不能知矣故
蕙閣命而未敢承也倘執事之意不聽其自辭則
願賜西巖公遺書而觀之或可以彷彿其精神而
形容其萬一雖然終亦不能增毫釐之重於先公
也來使歸遽州州奉覆不盡

荅茅侯山

頃辱過訪遂得納交於賢者况平生孤陋之學復
蒙印可此豈獨區區之幸耶別去不識疑信何如

亟欲奉狀上扣因循未果使來承教審知不疑於
鄙言何慰如之但所期與者太過蕙誠不足以副
之將有誤知人之鑒耳蕙閣人多矣未有穎悟知
道如吾兄者切冀珍重益潛心於斯道則白沙陽
明之後不至寥寥無人也欲作數語奉贈尚思之
未得別幅所條示者輒率爾奉報有不然者便中
不惜往復不備

復浚川

去冬解判周生來兩奉賜教感感仙佛異同之論
須得面承誨諭書未可詳也辱示思歸之佗伏讀
太息不能已已直道難行人情反覆此亦由來者
久願今或加甚耳樂行憂違大人素志但人事多
端得無不能如意耶近得東郭入朝吾師鬱鬱之
際亦一慰也外貢小詩聊以述德言懷餘俟續陳
不宣

荅高瓦屋年兄

蕙於吾丈蹤跡雖踈而欽慕道誼此心實勤昨於
潘郡博處忽領手教累幅捧讀再三不勝感慰蕙
無似退伏家巷其分宜爾願如吾丈之賢殊不當
久卧山林然大人度時而動動而不時則朝廷之
上政不若山谷之間也蕙往者妄解老子往往為
世儒所非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避世無
悶不見是而無悶竊嘗誦斯言自廣而未嘗以多
言自悔也况世之知言如吾丈者幸時時有之彼

下士雷同之見又何足多按耶然吾夫復謂蕙之所得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幸略拈出云云竊以五千言者其文則言語文字然寔無一言一字也蕙之訓詁亦若是耳老子恐斯道之無傳故傳之于書蓋欲夫人之易知也故竭盡而言之豈若小術曲藝自吝其道隱其精而談其粗耶若夫知與不知則存乎其人焉故曰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蕙之於道其不知者良多矣乃其知者大

略拈之解中矣抑吾夫既知此道在言語文字之外將復使蕙以何言拈弄虛空耶蕙反覆來教頗疑吾夫於區區集解之說殆有未相契合者故於有無妙竅似別索之於性情之外又疑或過信陰符經參同契之小法而以為真黃帝之書列仙之訣也凡來教所及誠欲一一奉報然筆墨之間亦何能詳往有荅浚川先生書因錄上一覽山川阻遠無由奉見躬領教誨風便願時惠教言不備

復林退齋

拜違多日不勝翹慕使來忽奉教答副以腆儀過
辱眷懷感戰無量復承有入省之行事竣儻經過
救地小園花卉頗有春思因獻一觴為公壽何喜
如之具狀申謝不盡區區尚惟台照不宣

奉頌東橋

前者上狀政以明公之分異耳而言辭拙直不能
自達伏承報書若未相悉讀之不勝慙矣念今諸

賢愛公者殆無踰僕豈願有間然耶此意本不當
自白欲終默默懼公例僕於旨俗矣承示諸書近
言文類西京詩歌伯仲盛唐至若思致之藻密辯
義之洞暢蓋未可殫數其美也近時一二佞者才
氣故非公敵而俗評過高足驗知言者寘而愛莫
踰小子耳舊稟近書敬呈披覽還以一字示褒貶
固鄙心屬望於門下也空懷多端更瑛續布

奉崔橫淫

日采教言受賜多矣昔孟荀並述孔氏不免相非
莊憲其交莫逆尚存違難矧僕之偏僻固陋豈復
為兄所取哉此論非今日可盡遲後會庶得款曲
耳舊橐近書呈覽想益當發笑寄示諸詩圓熟妥
帖第一二微似宋人將兄棄彼取此特有欲心故
耶唐人尚文而意或不足宋人尚意而辭不逮古
此其大較也綴文之家政當各采厥長而無犯所
短可也

賀州守詞代作

易象飛龍視大人之利見詩歌采苜樂君子之來
朝屬漢京元會之期適虞廷考績之歲即膺顯陟
以寵異能恭惟某官 從容以和疏達而信生屈
子之國擅登高能賦之才遊魯公之門蘊學道愛
人之志甫登官簿遂領郡符仍選擇於劇州蓋銓
材之已審果操決若素官何應務之有餘持重而
無所紛受近實而不為表裸上甘泉之計際元日

之三朝謁承明之廬聽鈞天之九奏山公啓事特
加歎息之辭漢帝璽書數拜頻繁之賜某等跡叨
僚寀喜倍輿人既無助於賢勞方庶樂於善禱敢
陳樂府用侑祖筵 金鞍盈路千騎朝天去閭闔
曉開凝碧樹正在彤雲深處帝京絕勝蓬壺烟花
繚繞黃圖携取上林春色歸來放滿譙都

墓誌銘

唐順之撰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若采先生憫學者漓于
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
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
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
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
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
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

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
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
遂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
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
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
知未發而至之為窳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
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
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

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
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
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窳詆者以自信
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剡鏤于詩世絕喜
其上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
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
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
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

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應考功司郎
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
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
起乃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
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
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
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塞

蒙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
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
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
人故至一斤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
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檢方
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
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
齋又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

故隸偃師國初以成武平遂為亳人祖瑋父封吏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

述家乘遺事略

先太王父西原公生平文章氣節唐荆川先生作誌銘其墓山南岷先生代石以表已稍稍槩見矣謹按家乘所紀為誌銘未悉者再述以備採擇太王父生三日會里人迎春時在艸衣中忽作聲曰世神過吾門當往觀舉室驚以為怪欲魘之後以不言旋止性稟夙慧目十行下七歲詣鄰家見太極圖在懸援筆作贊問里有神童之稱九歲能文

勵志攻苦博稽羣書願家貧不能遍購則往就書肆閱之歸輒伸楮疾書追所記憶雖寒暑不少易十四歲補弟子員見推時髦郡守某公竒之曰此江北才子也先時祖籍隸行伍值衛弁石姓者出入奸璫江斌門下勢熖炙手以要路奔走豪傑太王父獨不往則遣厚幣聘為記室太王父擲其函于地曰家雖貧其以翫斃之骨折節嬖倖兒為辱人賤行乎後數年璫果敗弁以餘黨議戍識者謂

行己之耻量物之智太王父秉之固有素云自成進士以迄脩文玉案後先約三十年而家居最久小園半畝構于郭外榜曰長樂日兀坐一室冥心脩証不問家人生產時與海內諸名公郵筒往來非質疑辨難則汲引賢才此外竿牘謝絕曾無一字干以私也郡守嚴公紀其事以備矜式語載毫誌均之先偶挹微疴謂家人曰吾夢數日後當長逝遂辟穀屆期問日午否及午遂整衣端坐而瞑

家乘
蓋太王父會精性命之學于了生死一着寔有得力處不言前知而託諸夢正不欲為後來口頭禪作話柄耳如以諫南狩廷杖以議大禮下獄為誌銘所遺者小疏已詳列之弇州先生集中謂此時當道曾經交薦以部郎兼館職疏入未報向無所考今復附入嗣後萬曆十五年督學直指表其賢請特建專祠祀之得

俞旨仍予守祠生一人隨諸生食餼學宮歲以為

常四十三年七月禮部疏請應謚者四人首及太王父與莊定山先生壬戌春愚小子釋褐後即伏闕請贈謚下部議如例贈太常寺少卿忤

旨因罪及議者而考功徐公大相罷去當是時都憲趙公南星南冢宰何公熊祥大司農鄭公三俊大司馬熊公明遇及臺省諸名公連章累牘雖未邀

溫綸而太王父生平益標表人耳目間恭逢

今上龍飛

恩覃海宇愚小子又申前請遂賜今官謚則復下部議此家乘遺事之略節也按太王父少工詞賦晚年進道厭薄章句不為間著傳記詩歌多不留稿是以散佚半于所存生前世者止西原集老子約言三刻而笥藏者則有考功集遺書五經淺說大寧齋日記十卷蓋皆太王父所手錄而未有副本者也南氓王公與太王父為莫逆交過里門

弔問搜先人手澤因傾篋請梓王公毅然任之甫刻考功遺書二部日記諸書讐較未竣旋以憂去携之而南未幾王公亦謝賓客而前書不可問矣乃已刻諸集又以年久殘缺日鯁鯁焉而未敢一剞安也今刊重補缺彙為西原全集爰旁搜遺詩書記為續集嗣擬增補中翰周君同志鳩工漸次成秩伏望

名公大人弁之華袞用光不朽太王父有知九京

實式憑之即愚小子不類之臯藉以稍違焉愚小子幸甚世世子若孫幸甚

玄孫薛邦瑞頓首謹述



